

在乡间，和雪有关(组诗)

— 寒

冬日

麻雀藏在玉米塔里
村子藏在雪里。一只小狗趴在村口
明亮的眼睛，是这个季节
唯一亮着的 灯

众鸟归巢。童年的歌谣，故事
都隐入了雪中，一点一点地
变白，变厚，让我找不到
一把丢失的钥匙

只有种子，一粒随风而来的种子
使我想到了还有花朵，粮食
还有草木葳蕤的季节，还有它们在
人间，盛开，歌唱

雪花

一朵雪花，能够托起季节
一朵，两朵，更多的雪花呢
季节深处，我感受到了
雪的温暖，雪的馨香
朴素，而纯洁的灵魄

感谢呀，这些雪花
在这个季节，在老家门前
让我，一个孤独的游子
沐浴着光芒
和这个村子，融为了一体

想起三十年前的雪

一个丢失了乳名的人，木然地
站在一个叫作南韩的村子外面
不知道该进，还是该退
逡巡着，看着，想着
寻找什么，或安妥什么

雪，还在下着。轻轻慢慢，不疾不缓
在我的发梢，额头旋转，跳跃
大地，一片苍茫，一片白
无可挑剔的白呀，把天，把地
紧紧地，缝合在一起

几声突然从村里传出的秦腔
把我的心重重地震了一下
使我的泪水，在这久违的曲调里
晃了又晃

雪，还在下着
只是比三十年前那个冬日，那个午后
下得更大，更重了些
一种宿命。雪呀，这些鲜活的词句
从天空到大地，伴我
完成灵魂的救赎

家常萝卜滋味长

秦继芳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找医生开药方”。时令一进入冬天，萝卜就成了餐桌上的常客。凉拌、爆炒、煎炸、炖汤，其貌不扬的萝卜到了母亲手里，一定能变出不同的花样美味来。

我家餐桌上的萝卜来自于自家菜地里，从播种到收获，都是父母亲力亲为。因此，我家的萝卜吃起来总感觉格外清甜，既有家的味道，又有爱的味道。

小时候的冬日早晨，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玉米糁粥，再夹上几簇头凉拌萝卜丝在粥上面，然后迎着朝阳，蹲在门前的土堆上，一口饭，一口萝卜丝吃起来。不一会儿，一碗饭下了肚，浑身也跟着热乎起来。

母亲做的凉拌萝卜丝不仅颜值高，而且吃起来又脆又爽口。她不像邻家的婶婶们那样把萝卜切丝后，直接拿来凉拌。她先是将切好的萝卜丝用盐腌上一会儿，然后把腌出来的水滤掉，接着放几片蒜、少许红辣椒碎和香菜，再佐以白糖、醋和香油，搅拌均匀，一盘色、香、味俱佳的凉拌萝卜丝就端上了餐桌。

萝卜咸食也是母亲常做的一种美食。她把萝卜切丝，加入适量的面粉、鸡蛋、盐、葱姜碎和水，然后用筷子搅成糊状，再挑起一块放入油锅里炸至金黄色捞出来，香酥诱人、外焦里软，让人唇齿留香，作为冬闲时的零食是再合适不过了。

数九隆冬，母亲会时不时地炖上一锅羊肉萝卜汤或是萝卜大骨汤来为一家老小驱寒。记得我上初三那年的冬天，一天放学后，我被留下来参加一个作文竞赛，等我走出考场时，天色已近黄昏，北风“呼呼”地吹着，天空中飘起了小雪花。我望着昏暗的夜空，想着母亲定是做好了吃的等我回家，就一路小跑朝着家的方向飞奔而去。

冬夜的村庄一片沉寂。各家的大门都早早地上了门闩，只有门缝里露出来的灯光无声地陪伴着走路的人。快到家时，我闻到了一股萝卜炖羊肉的香味，就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我推开院门，母亲听见了狗吠声，从房子里走了出来。她赶紧把我迎到灶间的火炉旁，接着盛了满满一碗萝卜炖羊肉。我接过碗的一瞬间，身上的寒气一扫而光。屋外，雪花纷飞；屋内，热气氤氲，盈满了萝卜的甘香味儿。

后来，那个萝卜飘香的冬夜，竟温暖了我无数个冬天的冬天。“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即使我身处茫茫冬夜，只要一想到寒夜里等我回家的母亲，想到母亲炖的萝卜汤，即使再大的风雪，也阻挡不了我前行的脚步。



漫川老街

金功文

漫川有条老街，状如蝎子，俗称“蝎子街”。以街道修建时间和兴盛时期，官方称之为“明清街”，上曰“秦街”，下名“楚街”。街道拐了三拐，自然分成上中下三段儿，当地人习惯叫它上街、中街和下街。改革开放前，这条街道居住的人挺有意思：上街住的多是农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中街单位多，居民多，是父母工作、子女顶班一族；下街是商户，早晨卸掉铺板门，拿高板凳支在檐下，撑起一杆篷布，卖衣服布匹、针头线脑和一些日常用品，靠买卖维持生计。

那个时候的街面，铺设的不是水泥青砖，不是石板，也不是浑圆光滑的石子儿。一条街面都是用小石片儿立着排列的“人字路”，形似大雁翩翩，群体回归。亦如风吹河面，微波粼粼。石片儿经人踩马踏、风雨洗礼数百年，磨砺得光滑油亮，像打了一层蜡，温润剔透，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街巷伸展流畅，曲径通幽，一眼望不到头儿，感觉很深很长，宛然徐徐展开的精美画卷，将一幅幅古朴沧桑的故事呈现在人们眼前。

小街古色古香，弥漫着陈年的幽香。弯弯曲曲的街道宽不盈丈，狭窄处仅容两三人擦肩而过。随势赋形，曲里拐弯，由北向南柔软缓慢地漫下去，直到一条小河挡住去路，河那边就是新的建筑。石板石子路面是后人铺设的，模样古朴典雅，依稀有那么一点儿旷古幽远的意蕴。街两边的房屋经过仿古修缮，青砖、黛瓦、粉墙、褐檐，木格花窗，黑漆铺板门，雕梁画栋，庭院深深。不少老屋屋脊上的游龙戏凤栩栩如生。高高的马

头墙上，描绘着人物故事和香羊瑞兽。小镇扩建后，生意人都到新街开店营业了，老街更显古韵悠悠，幽静安详。这个明清时会馆林立、屋舍齐整、骡马成群、生意火爆的街巷，因洪水水毁，保护迟缓，缺少文字记录，文化底蕴稍显不足，而渐渐褪掉其辉煌的色彩，成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休闲养生之地。

我在漫川工作时，喜欢独自闲逛这条老街。老街栖身于车水马龙的繁华之外，浓郁的历史气息十分诱人。漫步在油亮的人字路上，让人重回到历久弥新的记忆中。盲人“贾仙儿”摸相算命，自食其力。“花子”挑着凉粉儿担子，边走边卖，再馋嘴的人，也只给调一盘儿。想吃，得等到明天。梅家醪糟儿、周家糯米坨儿、杨家芝麻饼儿，都是祖传几百年的小吃，独门绝技传儿不传女，外人是学不到的。随着老一辈人离世，晚辈们嫌工序繁多、麻烦，挣不了几个钱，不愿愿学，远走高飞，另谋出路，这些小吃逐一湮灭，成为一种淡淡的乡愁。

悠长的小街是一个静谧的世界。老人坐在檐下的木椅上，一手托着白瓷茶碗，一手提着碗盖儿，轻轻刮着碗口漂浮的茶叶，随后，嘴儿噘圆，吹吹袅袅的热气，浅浅地啜小口，咂吧咂吧，气定神闲的样子，把时间都惊呆了。择菜的老太太动作不紧不慢，面容平静慈祥，好像明清时候就坐在门口，一直择到现在。猛然间，一扇黑漆木门吱吱呀呀地开了，走出一位风韵曼妙的女人，又拧身嘎吱吱吱地把门关上，转身下了台阶，轻盈优雅地消失在街的拐角处。

有时候，街道上只有我一人行走，好像一条街都是我的。常常，我伫立“余庆堂”曾经辉煌的地方，回想其后人、一位才女津津乐道给我讲的故事：康熙年间，陕西朝邑盐商代表席五之花一万九千九百六十文钱在漫川关上街买了一块地，创建了“余庆堂”。商号取自“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席家是书香世家，可谓儒商。“余”寓意丰满，又与“儒”通假。席家后院长着一棵大榆树，“榆”“余”通音，丰庆有余。榆树就是“余庆堂”的鲜活招牌。席家有支“九九骡马队”很有意思，说是“席家骡马九九，多了养不活，少了有后补。外出九十只，回来九十九，要么中途买，要么别队骡马跑过来。外出一百匹，回来九十九，要么一匹死，要么一匹丢。若问何缘故，无人道清楚。”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很多玄妙的事没有人破解得了。

时常，也会遇到三四个男男女女围在一起，坐着的一人弹三弦，一人拉着二胡，一人打着边鼓，一人拿根筷子敲着瓷碟伴奏。站着的奶奶和少妇，神情专注地唱着《漫川大调》“四大景·春之歌”：“桃花红哎，柳叶绿哎。春游芳草地，燕子去泥泥。”或者正唱着“田园乐”：“秀水名山，修一座茅庵，不大不小，不窄不宽，良田树木，曲水一弯。绿竹四围，松柏撑天。桃红李白，掩映眼前。宅边栽菊，池里养莲。板桥曲窄，锁之在林前。”唱腔委婉缠绵，优雅飘逸。歌词如诗如画，越听越有韵味。词曲跳间，田园美景过电影一样浮现在眼前。

街上人说话，轻柔而软，婉转如歌。他们把街读“gai”，三声，街道叫“盖道”。

见面问“你哪儿去？”答曰：“上盖（街）有点事儿。”出口就是儿化音，悠悠、弯弯、软酥酥的。若歌唱，悦耳动听。

宋元明清时期，漫川成了南北货物集散地，“水旱码头”闻名遐迩。金钱河畔的水码头，舟船济济，百艇联樯，有“小汉口”之美称，主要迎接南方船帮商家。蝎子街骡马咩咩，千蹄接踵，是非常红火的旱码头、北方商贾栖息地。由于粤、湘、皖、豫、晋和关中道的商人云集于此，会馆、商号、酒肆、茶楼、戏院、店铺如雨后春笋，组成一处商业和文化气息十分浓厚的娱乐广场。现存的“武昌馆”“北会馆”“骡帮会馆”“黄家药铺”“莲花第”“鸳鸯戏楼”和明清遗存的徽派民居，构成了陕西最完整、最大的古建筑群。“鸳鸯戏楼”造型独特，风格罕见，在中国独一无二，稀有为建筑瑰宝。古时，每年二月二、五月五日，南边的“汉阳楼”上唱汉剧；三月三、九月九日，北面的“秦腔楼”台吼秦腔。而今，每逢节假日，“鸳鸯戏楼”一曲接一曲地表演《漫川大调》，游客如潮，观众如云。

我虽然离开漫川有六个年头了，街上的房子也卖了，可我怎么也忘不掉曾经住过的老街，常常梦回漫川，在老街游走，和邻居们亲热地拉呱着陈年往事。我在漫川老街生活了大半辈子，这个不是故乡的小镇，已经他乡变故乡，我的生活习惯、人情世故和行事风格，都烙印着漫川的标记，已与这个地方融为一体。我喜欢漫川，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熟人多，朋友也多，更是因为漫川温婉和美的气氛暗合了我的性格。



商洛山

(总第2529期)

刊头摄影 李思杰

题图摄影 杨鑫

小小绿苔

邹小芳

来，有着几千年历史的黑龙潭，古色苍翠，若离了青苔，古园子的古就显得苍白而空洞，也必定失却了光阴的厚度。

“青苔古木萧萧，苍云秋水迢迢。红叶山斋小小，有谁曾到？探梅人过溪桥”。这小小的不起眼的绿苔，成就了少中国古代表文人雅士的笔墨艺术！我羞于自诩文人，只是一凡间女子，独爱草木葳蕤、青苔幽绿罢了。

一时兴起，就捧了几片茸茸的青苔回家，小心置于盆景，有了它的铺陈，一撮儿纤细的菖蒲、几枝疏朗的竹柏，倏忽间就有了禅意，于是就爱得更深了。书案上多出这一方小景，绘画写文也似乎颇得灵感。而每每枯坐之时，一抬眼便见它局促于方寸之隅，却有着蓬勃的生命力，泛着幽幽的光，润润的绿，柔柔软软地铺开，心目间忽觉洒洒灵空。那一团干净的绿色，有一种温情的柔和的魅力，似乎治愈了生活中的一切不快乐，顿觉天地重新，一切清明。心里忽然充满

希望——生命尚有美好。

因了它，那些模糊遥远的记忆如盆景中的绿苔，一寸一寸长起来。

青苔。屋阶。老井。炊烟。这是奶奶家的意象。

童年寂寥的日子，我会偷偷跑去奶奶家。犹记得，夕阳里，奶奶坐在老屋的阶前纳鞋底。青石阶刻满了岁月的划痕，和奶奶那张布满褶皱的脸是如此相得益彰。老屋的石阶上覆盖厚厚的绿苔，坐上去绵绵软软的。奶奶一双老树皮似的手自如地游走在鞋底上，她低低地絮语，像在同我交谈，又像是在跟风倾诉，那么轻，那么柔。夕阳从屋前的竹林间溜出来，洒落在鞋底那些细密的、好看的针脚上。闪闪的青苔沿着岁月的吻痕，慢慢地爬上一级级石阶。“坐着苍苔色，欲上人衣来”，只是那时我还不知道这样的意趣已经在王维的诗里了。

炊烟在傍晚的风里扭着秧歌，奶奶领我去老井淘菜。老井斜卧在一棵老核桃树

下，井沿并壁覆盖着厚厚的绿苔，显得安逸、滋润、淡静、深邃，像一只守望故乡的眸子，深情而遥远。奶奶蹲下身子，一手撑着井沿，一手将水瓢伸进井里舀水，淘洗干净的菜奶奶就放在青苔上沥水，那些绿苔在奶奶浑浊的眼睛里鲜活、雀跃着，洋溢着一派油润润、活波波的绿意，似乎无限葱茏的日子就在奶奶的脚下候着。

绿苔，是我童年的底色，那是一抹葱绿、温暖的情愫。

而今，在小城，这样的情愫已无处寻觅了！从高楼窗口望出去，我时常看到车水马龙的街道，我看到穿梭如织的人群，一切都是匆匆的样子，来不及细数时间的过往。

多想再陪奶奶坐坐，在老屋夕阳的余晖里，在绿苔茸茸的石阶上。

我喜欢旧时光，而小小绿苔，老境极佳。她的苍、幽是无以言传的。

只想做一个内心长出青苔的女子，文字、书画和心都有老绿。